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一　馨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　譯

力品第三十八之一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六凡常之力云何為六小兒以啼為力欲有所說要當先啼女人以瞋恚為力依瞋恚已然後所說沙門婆羅門以忍為力常念下下於人然後自陳國王以憍慠為力以此豪勢而自陳說然阿羅漢以專精為力而自陳說諸佛世尊成大慈悲以大悲為力弘益衆生是謂比丘有此六凡常之力是故比丘常念修行此大慈悲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思惟無常想廣布无常想已思惟廣布无常想盡斷欲界愛色界無色界愛亦斷無明憍慢猶如以火燒焚草木永盡無餘亦无遺跡此亦如是若修

無常想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無明
憍慢永无有餘所以然者比丘當修
无常想時而無欲心彼以無欲心便能
分别法思惟其義无有愁憂苦惱彼
以思惟法義則無愚惑錯誤修行若
見有鬪諍者彼便作是念此諸賢士
不修無常想不廣布无常想故致此
鬪訟耳彼以鬪諍不觀其義以不觀
其義則有迷惑之心彼以執此愚惑
而命終入三惡道餓鬼畜生地獄中
是故諸比丘當修無常想廣布无常
想便無瞋恚愚惑之想亦能觀法亦
觀其義若命終之後生三善處生天上
人中涅槃之道如是諸比丘當作是
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國憂迦支江
水側尒時世尊詣一樹下躬自敷座
而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尒時有一
梵志往至彼處是時梵志見世尊脚跡
為妙見已便生此念是何人之跡為
是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人若非
人為我先祖梵天耶是時梵志即逐
跡前進遥見世尊在一樹下坐正身

正意繫念在前見已作是語為是天
耶世尊告曰我非是天為乾沓和耶
世尊告曰我非乾沓和也為是龍子
乎對曰我非是龍也為閱叉也佛報
梵志我非閱叉為是祖父也佛報曰
我非祖父是時婆羅門問世尊曰汝
今是誰世尊告曰有愛者則有愛有
愛則有愛因緣合會然後各各相生
如此如此五苦盛陰無有斷絕時以
知愛已則知五欲亦知外六塵內六
入即知此盛陰之本末尒時世尊便
說此偈

世間有五欲　意為第六生　以知內外六
當念盡苦際

是故當求方便滅內外六事如是梵
志當作是學尒時彼梵志聞佛如是
教思惟翫習不去心懷即於坐上諸
塵垢盡得法眼淨尒時彼梵志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本未為菩
薩時未成佛道中有此念此世間極為
勤苦有生有老有病有死然此五盛陰

不得盡本原是時我復作是念由何
因緣有生老病死復由何因緣致此
災患當思惟此時復生此念有生則
有老病死尒時當思惟是時復更生
念由何因緣有生此由有而生復生
此念有者何由而有當思惟是時便
生此念此有由受而有復念此受何
由而有尒時以智觀之由愛而有受
復更思惟此愛何由而生重觀察之
由痛而有愛復更思惟此痛何由而
生當作是觀察時由更樂而有此痛
復重思惟此更樂何由而有我生此
念時緣六入而有此更樂時我重思
惟此六入何由而有觀察是時由名
色而有六入時我復作是念名色何
由而有觀察是時復由識而有名色
此識何由而有觀察是時由行生識
時我復作是念行何由而生觀察是
時行由癡而生無明緣行行緣識識
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更樂更
樂緣痛痛緣愛愛緣受受緣有有緣
生生緣死死緣愁憂苦惱不可稱計
如是名為苦盛陰所習我尒時復作

是念由何因緣滅生老病死我觀察
是時生滅老病死滅時復生此念由
何而無生觀此生原有滅生則滅復
念由何而無有時生此念无愛則無
有時我生此念由何滅受觀察是時愛
滅受則滅復生此念由何而滅愛重
更觀察痛滅愛則滅復思惟由何而
滅痛觀察是時更樂滅則痛滅復思
惟更樂何由而滅觀察是時六入滅
則更樂滅復觀此六入何由而滅當
觀察時名色滅則六入滅復觀名色
何由而滅識滅則名色滅復觀察此
識何由而滅行滅則識滅復觀此行
何由而滅癡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
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
入滅則更樂滅更樂滅則痛滅痛滅
則愛滅愛滅則受滅受滅則有滅有
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滅老病滅
則死滅是謂名為五盛陰滅時我
復生此念此識最為原首令人致此
生老病死然不能知此生老病死生
之原本猶如有人在山林中行逐小
徑道小復前行見舊大道古昔諸人

在中行處是時彼人便復此道小復
前進見舊城郭園觀浴池皆悉茂盛
但彼城中無有居民此人見已還歸
本國前白王言昨遊山林見好城郭
樹木繁茂但彼城中無有人民大王
可使人民在彼城止住是時國王聞
此人語即居止人民然此城郭還復
如故人民熾盛快樂無比諸比丘當知
我昔未成菩薩時在山中學道見古
昔諸佛所遊行處便從彼道即知生
老病死所起原本有生有滅皆悉分
別知生苦生習生盡生道皆悉了知
有受愛痛更樂六入名色識行癡亦
復如是無明起則行起行所造者復
由於識我今以明於識令與四部之
衆而說此本皆當知此原本所起知
苦知習知盡知道念使分明以知六入
則知生老病死六入滅則生老病死滅
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滅於六入如是
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與無央數百千万衆

而為說法尒時阿那律在彼坐上是
時阿那律在衆中睡眠尒時佛見阿
那律睡眠便說此偈
受法快睡眠　意無有錯乱　賢聖所說法
智者之所樂　猶如深淵水　澄清无瑕穢
如是聞法人　清淨心樂受　亦如大方石
風所不能動　如是得毀譽　心無有傾動
是時世尊告阿那律汝畏王法及畏
盜賊而作道乎阿那律報曰不也世
尊佛告阿那律汝何故出家學道阿
那律白佛言猒患此老病死愁憂苦
惱為苦所惱故欲捨之是故出家學
道世尊告曰汝今族姓子信心堅固
出家學道世尊今日躬自說法云何
於中睡眠是時尊者阿那律即從座
起偏露右肩長跪叉手白世尊言自今
已後形融體爛終不在如來前坐睡
尒時尊者阿那律達曉不眠然不能
除去睡眠眼根遂損尒時世尊告阿
那律曰勤加精進者與調戲蓋相應
設復懈怠與結相應汝今所行當處
其中阿那律白佛前已在如來前誓
今不能復違本要是時世尊告耆域

曰療治阿那律眼根者域報曰若阿
那律小睡眠者我當治曰世尊告阿
那律曰汝可寢寐所以然者一切諸
法由食而存非食不存眠者以眠為
食耳者以聲為食鼻者以香為食舌
者以味為食身者以細滑為食意者
以法為食我今亦說涅槃有食阿那
律白佛言涅槃者以何等為食佛告
阿那律涅槃者以無放逸為食乘无
放逸得至於無為阿那律白佛言世
尊雖言眠者以眠為食然我不堪睡
眠尒時阿那律縫故衣裳是時眼遂
敗壞而得天眼無有瑕穢是時阿那
律以凡常之法而縫衣裳不能得使
縷通針孔中是時阿那律便作是念
諸世間得道羅漢當與我貫針是時
世尊以天耳清淨聞此音聲諸世間
得道阿羅漢者當與我貫針尒時世
尊至阿那律所而告之曰汝持針來
吾與貫之阿那律白佛言向所稱說
者謂諸世間欲求其福者與我貫針
世尊告曰世間求福之人無復過我
如来於六法無有猒足云何為六一

者施二者教誡三者忍四者法說義
說五者將護衆生六者求無上正真
之道是謂阿那律如來於此六法無
有猒足阿那律曰如來身者真法之
身復欲更求何法如來已度生死之
海又脫愛著然今日故求為福之首
世尊告曰如是阿那律如汝所說如
來亦知此六法為無猒足若當衆生
知罪惡之原身口意所行者終不墮
三惡趣以其衆生不知罪惡之原故
墜墮三惡趣中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世間所有力　遊在天人中　福力㝡為勝
由福成佛道

是故阿那律當求方便得此六法如
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有衆多比丘入舍衛城乞
食聞王波斯匿宮門外有衆多人民
於中舉手嘆呼皆稱怨國界有賊名
鴦掘魔極為凶暴煞害生類不可稱
計無慈悲於一切衆生國界人民無
不猒患日取人煞以指為鬘故名為

指鬘唯願大王當往共戰是時衆多
比丘乞食已還詣祇洹精舍收攝衣
鉢以尼師檀著肩上往至世尊所頭
面禮足在一面坐尒時衆多比丘白
世尊言我等衆多比丘入舍衛城乞
食見衆多人民在王宮門外稱怨訴
辭今王國界有賊名鴦掘魔為人凶
暴無有慈心於一切衆生人之國虛
皆由此人又取人指以為華鬘尒時
世尊聞彼比丘語已即從座起默然
而行是時世尊尋到彼所諸有取薪
負草刈𦬁作之人及牧牛羊者見世尊
詣彼道各白佛言沙門沙門勿從彼
道所以然者此路側有賊名鴦掘魔
於中止住諸有人民欲就此道者要
集十人或二十人或三十四十五十
人猶不得過盡為鴦掘魔所擒獲然沙
門瞿曇獨無有侶為鴦掘魔所觸嬈
者於事不省世尊雖聞此語故進不
住尒時鴦掘魔母持食詣鴦掘魔所
是時鴦掘魔便作是念吾指鬚為充
數不乎是時即數指未充數復更重
數唯少一人指是時鴦掘魔左右顧

覩求覓生人欲取煞之然四遠閴靜
亦不見人便作是念我師有教若能
害母者必當生天我今母躬来在此
即可取煞之得指充數生於天上是
時鴦掘魔左手捉母頭右手拔劒而
語母言小住阿母是時世尊便作是
念此鴦掘魔當為五逆即放眉間相
光明普照彼山林是時鴦掘魔見光
明已復語母言此是何光明照此山
林將非國王集諸兵衆攻伐我身乎
是時母告曰汝今當知此非日月火
光亦非釋梵天王光明爾時其母便
說此偈

此非火光明　非日月釋梵　鳥獸不驚怖
和鳴殊於常　此光極清淨　使人悅無量
必是尊最勝　十力至此間　於天世人中
天眼觀世界　故欲度汝身　世尊来至此

是時鴦掘魔聞佛音響歡喜踊躍不
能自勝便作是語我師亦有教誡而
勅我曰設汝能害母并煞沙門瞿曇
者必生梵天上是時鴦掘魔語母曰
母今且住我先取沙門瞿曇煞然後
當食是時鴦掘魔即放母而往逆世

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一　第十二張　馨

尊遥見世尊来亦如金聚靡所不照
見已並笑而說是語今此沙門定在
我手必然不疑其有人民欲行此道
者皆集大衆而行此道然此沙門獨
無伴侶我今當取煞之是時鴦掘魔
即拔睪劒往逆世尊是時世尊尋還
復道徐而行步而鴦掘魔奔馳而逐
亦不能及如来是時鴦掘魔白世尊
言住住沙門世尊告曰我自住耳汝
自不住是時彼鴦掘魔並走遥說
此偈

去而復言住　語我言不住　與我說此義
彼住我不住

尒時世尊以偈報曰

世尊言已住　不害於一切　汝今有煞心
不離於惡原　我住慈心地　愍護一切人
汝種地獄苦　不離於惡原

是時鴦掘魔聞此偈已便作是念我
今審為惡耶又師語我言此是大祠
獲大果報能取千人煞以指作鬘者
果其所願如此之人命終之後生善
處天上設取所生母及沙門瞿曇煞
者當生梵天上是時佛作威神神識

懼寤諸梵志書籍亦有此言如來出
世甚為難遇時時億劫乃出彼出世
時不度者令度不解脫者令得解脫彼
說滅六見之法云何為六言有我見者
即說滅六見之法無有我者亦與說滅
无有我見之法言有我見無有我見
亦與說有我見無我見之法復自觀察
說觀察之法自說无我之法亦非我
說亦非我不說之法若如来出世說
此滅六見之法又我奔走之時能及
象馬車乘亦及人民然此沙門行不
暴疾然今日不能及此必當是如来
是時鴦掘魔便說此偈
尊今為我故而說微妙偈悪者今識真
皆由尊威神即時捨利劒投于深埳中
今礼沙門跡即求作沙門
是時鴦掘魔即前白佛言世尊唯願
聽作沙門世尊告曰善来比丘即時
鴦掘魔便成沙門者三法衣尒時世
尊便說此偈
汝今以剃頭除結亦當尒結滅成大果
無復愁苦惱
是時鴦掘魔聞此語已即時諸塵垢

盡得法眼淨尒時世尊將鴦掘魔比
丘還詣舍衛城祇洹精舍是時王波
斯匿集四部之衆欲往攻伐賊鴦掘
魔是時王便作是念我今可往至世
尊所以此因緣具白世尊若世尊有
所說者當奉行之尒時王波斯匿即
集四部之兵往世尊所頭面礼足在
一面坐尒時世尊問王曰大王今日
欲何所至塵汙身體乃至於斯波斯
匿王白佛言我今國界有賊名鴦掘
魔極爲兇暴無有慈心於一切衆生
使國丘荒人民流迸皆由此賊彼今
取人煞之以指爲鬘此是惡鬼非爲
人也我今欲誅伐此人世尊告曰若當
大王見鴦掘魔信心堅固出家學道
者王當奈之何王白佛言知復如何
但當承事供養隨時礼拜然復世尊
彼是惡人無毫釐之善恒煞害能有
此心出家學道乎終無此理是時鴦
掘魔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正身正
意繫念在前尒時世尊伸右手指示
王曰此是賊鴦掘魔王聞此語便懷
恐怖衣毛皆竪世尊告王勿懷恐怖

可往至前自當悟王意耳是時王聞
佛語即至鴦掘魔前語鴦掘魔曰汝
今姓誰鴦掘魔曰我姓伽伽母名滿
足是時王礼足已在一面坐尒時王
問曰善樂此正法之中勿有懈怠修清
淨梵行得盡苦際我當盡形壽供養
衣被飲食牀臥具病瘦醫藥是時鴦
掘魔默然不對王即從座起頭面礼
足還詣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
是時王復白佛言不降者使降不伏
者使伏甚奇甚特曾所不有乃能降
伏極惡之人唯願大尊受命無窮長
養生民蒙世尊恩得免此難國事猥
多欲還還城池世尊告曰王知是時尒
時國王即從座起頭面礼足便退而
去尒時鴦掘魔作阿練若著五納衣
到時持鉢家家乞食周而復始著補
納弊壞之衣極為麁醜亦復露坐不
覆形體是時鴦掘魔在閑靜之處自
修其行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者欲
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時鴦
掘魔便成羅漢六通清徹無有塵垢

已成阿羅漢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
城乞食是時有婦女臨産甚難見已
便作是念衆生類極為苦痛受胎無限
是時鴦掘魔食後収攝衣鉢以尼師
檀著肩上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
一面坐尒時鴦掘魔白世尊言我向
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見一婦人身
體重姙是時我便作是念衆生受苦
何至於斯世尊告曰汝今往彼婦人
所而作是說我從賢聖生已来未曽
煞生持此至誠之言使此母人胎得
無他鴦掘魔對曰如是世尊是時鴦
掘魔即其日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往
至彼母人所語彼母人曰我從賢聖
生已来更不煞生持此至誠之言使
胎得解脫即時母人胎即得解脫是
時鴦掘魔城中乞食諸男女大小見
之各各自相謂言此名鴦掘魔煞害
衆生不可稱計今復在城中乞食是
時城中人民各各以瓦石打者或有
以刀斫者傷壊頭目衣裳裂盡流血
汗體即出舍衛城至如来所是時世
尊遥見鴦掘魔頭目傷破流血汗衣

而来見巳便作是說汝今忍之所以然者此罪乃應永劫受之是時鴦掘魔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尒時鴦掘魔在如来前便說此偈

堅固聽法句 堅固行佛法 堅固親善友
便成滅盡處 我本為大賊 名曰鴦掘魔
為流之所漂 蒙尊拔濟之 今觀自歸業
亦當觀法本 今以逮三明 成就佛行業
我本名無害 然害不可計 今名真諦實
不害於一切 設復身口意 都無害心識
此名無煞害 何況起思想 弓師能調角
水人能調水 巧匠調其木 智者自調身
或以鞭杖伏 或以言語屈 竟不加刀杖
今我自降伏 人前為過惡 後止不復犯
是照於世間 如雲消月現 人前為過惡
後止不復犯 是照於世間 如雲消日現
比丘老少壯 修行佛法行 是照於世間
如彼月雲消 比丘老少壯 修行佛法者
是照此世間 如彼日雲消 我今受痛少
飲食自知足 盡脫一切苦 本緣今巳盡
更不受死跡 亦復不樂生 今正待時節
歡喜而不亂

是時如来可鴦掘魔所說是時鴦掘

魔以見如来然可之即從座起礼世
尊是便退而去是時諸比丘白世尊
言鴦掘魔本作何功德今日聰明智
慧面目端政世之希有復作何不善
行於今身上煞害生類不可稱計復
作何功德於今值如来得阿羅漢道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昔者過去久遠
於此賢劫之中有佛名迦葉如来至
眞等正覺出現於世迦葉如来去世
之後有王名大果統領國界典閻浮
提尒時彼王有八万四千宫人婇女
各無兒息尒時大果王向諸樹神山
神日月星宿靡所不周欲求男女尒
時王第一夫人身即懷姙經八九月
便生男兒顏貌端政世之希有是時
彼王便生是念我本無有兒息經尒
許時今方生兒冝當立字於五欲之
中而自娯樂是時王召諸群臣能瞻
相者而告之曰我今以生此兒各與
立字是時群臣聞王教已即白王言
今此太子極爲奇妙端政無比面如
桃華色必當有大力勢今當立字名
曰大力是時相師與太子立字已名

從座起而去是時國王愛戀此太子
未曾去目前是時太子年向八歲將
諸臣佐往父所朝賀問訊父王復作
是念今此太子極自奇特即告之曰
吾今與汝取婦何如乎太子白王子
今年幼何須娉娶是時父王權停不
與取婦復經二十歲王復告曰吾欲
與汝取婦太子白王不須取婦是時
父王告群臣人民曰我本無兒息經
歷久遠方生一子今不肯取婦清淨
無瑕尒時王太子轉字名曰清淨是
時清淨太子年向三十王復勅群臣
曰吾今年已衰微更無兒息今唯有
清淨太子今王高位應授與太子然
太子不樂五欲之中當云何理國事
群臣報曰當為方便使樂五欲是時
父王即椎鍾鳴鼓勅國中人其能使
清淨太子樂五欲者吾當賜與千金及
諸寶物尒時有女人名曰婬種畫明
六十四變彼女人聞王有教令其能
使王太子習五欲者當賜與金千斤
及諸寶物即往至父王所而告之曰
見與千金及諸寶物能使王太子習

於五欲父王報曰審能尒者當相
賜不負言信時婬女白王太子為復
宿何處王報曰在東堂上無有女人
唯有一男兒在彼侍衛女人白曰唯
願大王勑內宮中勿見限遮隨意出
入是時婬女即其夜鼓二時在太子
門側伴舉聲哭是時太子聞女人哭
聲便勑侍人曰此是何人於斯而哭
侍人報曰此是女人在門側哭太子
告曰汝速往問所由哭耶時彼侍臣往
而問之所由哭耶婬女報曰夫主見
棄是故哭耳侍臣還白太子此女人
為夫主所棄又畏盜賊是故哭耳太
子告曰將此女人著象廐中到彼復
哭復將至馬廐中復哭太子復語侍
臣將來在此即將入堂復於中哭太
子躬自問曰何為復哭婬女報曰太
子女人單弱極懷恐怖是故哭耳太
子告曰上吾牀上可得無畏時女人
默然不語亦復不哭是時女人即脫
衣裳前捉太子手舉著已胸上即時
驚覺漸漸起欲想以起欲心便身就
之是時清淨太子明日清旦往父王

所是時父王遥見太子顏色殊方常
曰見已便作是說汝今所欲者事果
乎太子報曰如大王所言是時父王
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並作是說欲求
何願吾當與之太子報曰所賜願者
勿復中悔當求其願時王報曰如汝
所言終不中悔欲求何願太子白王
大王今日統領閻浮提内皆悉自由
閻浮提里内諸未嫁女者先適我家
然後使嫁是時王曰隨汝所言王即
勑國内人民之類曰諸有女未出門
者先使詣清淨太子然後嫁之尒時
彼城中有女名須蠻次應至王所是
時須蠻長者女露形倮跣在衆人中
行亦無羞恥衆人見已各相對談此是
長者女名稱遠聞云何露形在人中行
如驢何異女報衆人曰我非為驢汝
等衆人斯是驢耳汝等頗見女人還
見女人有相耻乎城中生類盡是女
人唯有清淨太子是男子矣若我至
清淨太子門者當著衣裳是時城中
人民自相謂言此女所說誠入我意
我等實是女非男也唯有清淨太子

乃是男也我等今日當行男子之法是時城中人民各辦戰具著鎧持杖往至父王所白父王曰欲求二願唯見聽許王報之曰何等二願人民白王王欲存者當煞清淨太子子欲存者今當煞王我等不堪任承事清淨太子辱國常法是時父王便說此偈

為家忘一人　為村忘一家　為國忘一村
為身忘世間

是時父王說此偈已告人民曰今正是時隨汝等意是時諸人將清淨太子取兩手縛之將詣城外各相謂言我等咸共以瓦石打煞何須一人煞手是時清淨太子臨欲死時而作是說又作誓願諸人民取吾抂煞然父王自與我願我今受死亦不敢辞使我將来之世當報此怨又使值真人羅漢速得解脫是時人民取太子煞已各自散去諸比丘莫作是觀尒時大果王者豈異人乎今耆掘魔師是也尒時婬女者今師婦是也尒時人民者今八万人民死者是也尒時清淨太子今耆掘魔比丘是也臨欲死

時作是誓願今還報怨無免手者緣
此因緣煞害無限後作誓願願欲值
佛今得解脫成阿羅漢此是其義當
念奉行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弟子
中第一聰明捷疾智者所謂鴦掘魔
比丘是也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